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黑水圍解圖 縱58，橫95公分 局部 平圖0212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二十四年黑水營解圍戰與黑水圍解圖

周維強

乾隆時期歷時五年的西北戰爭，以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木告終。在平定回部諸役中，兆惠所統領精銳四千兵，孤軍深入，擬奇襲葉爾羌城，但因兵力不足，而於城外黑水河畔設營防守，被回部主力包圍了三個月。被圍期間，乾隆皇帝指揮調度救援。乾隆二十四年初，在判斷援軍已經接近後，兆惠率部自行突圍，與援軍會師，並安返阿克蘇。黑水營解圍戰，是清軍平定天山南路的決定性戰役。戰後，乾隆諭令將此役繪入〈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中。

乾隆皇帝用兵回部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四月，清軍出兵攻打伊犁，原先被準噶爾部達瓦齊（？～一七五九）所控制的天山南路回部世族大和卓木布拉呢敦（？～一七五九）與小和卓木霍集

占（？～一七五九）利用此時投靠清軍。六月，清軍統帥班第（？～一七五五）為預先控制天山南路，將布拉呢敦送返，使其收復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等地。然而，八月時，阿睦爾撒納（？～一七五七）又起兵叛清，

伊犁再度被佔領。次年二月，西路清軍雖再次收復伊犁，使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但十一月，厄魯特殘餘勢力又舉兵叛亂，清軍主力在天山北路苦戰。其間，霍集占亦返回天山南路，圖謀藉此形勢稱霸回部。



圖三 新疆圖說·葉爾羌圖說 平圖021304.11 縱30，橫3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圖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清軍黑水營約在顯佑寺位置。

諭兆惠駐伊犁。五月，授定邊右副將軍。他率兵自伊犁東擊，於鄂壘札拉圖遭遇達什策凌等，殺敵千餘，但厄

魯特部叛軍回師將其包圍，這是他第一次在西北戰役中被圍。解圍後，乾隆皇帝以兆惠奮勇剿賊，甚屬可嘉，



圖二 兆惠墓基石 位於北京奧運森林公園 孫承威攝



圖一 《黑水圖解圖》中的兆惠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三月，霍集占舉兵反叛，自稱巴爾圖汗，誘殺在庫車的鑲藍旗蒙古副都統阿敏道（？～一七五七）及隨員百餘人，天山南路回部脫離清軍控制。五月，定邊將軍成衮扎布（？～

一七七一）奏請前往平叛。乾隆皇帝盱衡戰略形勢後，傳諭成衮扎布和兆惠先全力擒拿阿睦爾撒納，次年春天再進兵回部。次年（一七五八）正月，清軍確認阿睦爾撒納在俄羅斯出痘身死，乾隆皇帝下諭轉向征討霍集占。

庫車開城投降與兆惠領軍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乾隆皇帝以雅爾哈善（？～一七五九）為靖逆將軍，率領滿漢兵萬餘由吐魯番進攻回部重鎮庫車。六月，大小和卓木率鳥鎗兵萬餘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往援庫車，清軍領隊大臣愛隆阿（？～一七六六）半路截擊，消滅回軍三千於和托鼎，十六日又擒斬一千六百名於城外的鄂根河，奪其大纛二，並截斷其退路，大小和卓木率餘兵八百退入庫車城中。（註一）

六月，雅爾哈善因未聽鄂對的建議，預先於城西河渡和北山口往阿克蘇之要隘防堵，二十四日薄暮，大小和卓木領四百騎出西門由北山口逃走。隨後清軍以砲擊和挖掘地道方

式攻城，但未獲得成功，且損失數百人。八月，清軍包圍庫車已三月，守城回將阿布都克呼木亦突圍而出，庫車開城投降，回部軍隊主力逃脫。乾隆皇帝對雅爾哈善的軍事統御極為不滿，稱其「但知高坐帳中，以郵符奏報自任，若代他人傳述者，則雖弱靈木偶皆可勝任，何必復簡用將軍為哉」，譴責其用兵無方，並命兆惠（？～一七六四）前往庫車料理進兵事宜。又命其一抵庫車，即將雅爾哈善擊解進京。

兆惠，滿洲正黃旗人，烏雅氏。《清稗類鈔》稱他年少時，以街卒受來保（一六八一—一七六四）推薦，稱他「真大將才也」，也有說是訥親（？—一七四九）所保舉，稱他是「內堪尚書，外堪督撫」之才。（註二）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兆惠由筆帖式在軍機處行走補內閣中書。至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議剿準噶爾，兆惠逐步參與西北戰事，擔任協理北路軍務、總理糧餉和總理各路臺站等後勤管理工作。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三月，清軍平定伊犁，

著封為一等伯，世襲罔替，並加恩賞賜，尋授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兆惠返回巴里坤後，乾隆命其與定邊將軍成衮扎布分路消滅厄魯特。（註三）十二月，被授定邊將軍。（圖一、二）

乾隆二十三年攻下庫車後，乾隆皇帝除了選定兆惠為新指揮官，對於平定回部的策略亦著力甚深。除不斷將陝甘籌措的糧食透過巴里坤轉運至前線，又調發健銳營兵一千名、索倫兵二千名、察哈爾兵一千名增援。他樂觀地期望「今年斷不撤兵，且必於今冬竣事」。他諭示兆惠：「惟以雅爾哈善為戒，堅心進剿，一切機宜，不必專候指示。」並當以雅爾哈善為戒，奮勉前進。乾隆又命在塔拉斯尋找哈薩克錫喇的富德（？～一七七六）「協力擒獲霍集占，以奏膚功」。

兆惠因此率領八百名士兵出發；九月初一日，乾隆收到他率兵抵達庫車的奏報後，誇獎他「所奏肫誠勇往，深得領兵大臣之體」，並表示「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為

嘉悅」，恩賞兆惠雙眼孔雀翎。

阿克蘇與和闐歸降

定邊將軍兆惠奏報在八月初九日前往回部，甫抵達庫車，他隨即指揮軍隊，準備攻取阿克蘇，並進取葉爾羌。（圖三）九月初十日，乾隆皇帝讚揚他奮勉前進，立志可嘉。指示兆惠應先偵知霍集占所在，分兵圍剿，並招撫各城。此外，由於從內地轉運糧食耗費極大，要求他收獲回部穀石補給。並增派將軍納木扎勒（？～一七五八），參贊大臣三泰（？～一七五八）領兵支援兆惠。隨後，傳來了阿克蘇乞降的消息。乾隆皇帝樂觀地說：「回眾聞風震懼，今歲可告成功。朕佇待伊等捷奏。」於欣喜之餘，諭示「兆惠專膺間寄，其率先奮勉，以副睠懷」。

二十八日，乾隆皇帝接到了兆惠的奏報，得知和闐城伯克霍集斯等歸降，並向兆惠獻追擊霍集占之策，高興地說：「看來回部諸城，自必聞風歸順，逆賊不日就擒。」賞給兆惠荷

包、鼻煙壺。在庫車、沙雅爾、賽哩木、阿克蘇、烏什等地先後降伏後，乾隆甚至認為原訂支援兆惠的富德，應該將統領的索倫和察哈爾兵留於闐展和吐魯番，然後返回北京。還好十月初二日，乾隆皇帝認為應由兆惠決定是否需要富德前來支援。又於稍後幾日下令阿里袞（？～一七六九）和永貴（？～一七八三），於巴里坤牧馬馬匹挑選二千匹送往庫車，備兆惠調遣。

孤軍挺進葉爾羌

兆惠從阿克蘇出發，途經烏什，於十月初三日抵達距葉爾羌四十里的輝齊阿里克。從擒獲一名回人處，探知葉爾羌的情報：在阿克蘇、烏什相繼向清軍投降後，霍集占率領回眾三千人，先入喀什噶爾城一宿，又短暫駐於雅普爾噶四日。由於布拉呢敦對霍集占不滿，因此布拉呢敦率馬步萬人，駐紮於喀什噶爾城附近的當噶勒齊，霍集占則移村莊回眾和糧草入葉爾羌城，並令舍勒默特、摩羅噶

里布領眾五十人，於布爾吉博斯屯設卡。霍集占的軍隊有五千名騎兵，還有眾多步兵。

儘管得知回部兵力數倍於己，兆惠仍率兵前進，初抵葉爾羌城附近時，回軍並未開城迎敵。經偵察發現，葉爾羌城較庫車更為碩大，四面共十二門，清軍馬步兵四千餘，只能圍城的一面。為恐霍集占等逃離葉爾羌，兆惠又向南路之痕都斯坦、巴達克山、喀喇土伯特等處要卡駐兵堵截。此外，清軍並開始搜括各地貯存的窖粟，及山谷中畜養的牛羊，斷絕芻牧樵採，並請求調遣駐劄庫車等處的綠旗兵丁和馬三千匹增援。

十月初五日，兆惠所部抵達葉爾羌城附近。初六日，兆惠派兵二千名，遣巴圖魯兵二百，令明瑞、巴圖魯侍衛寧古禮為中軍前隊，兆惠率領侍衛鄂實等為中軍，總兵高天喜領鳥鎗兵隨中軍轟為後隊。至葉爾羌城外五六里，與回軍遭遇，雙方爆發第一次戰鬥，兆惠奏報如下：

十月初六日，派兵二千餘名，整隊

往堵截喀什噶爾援兵之路，並巡查清軍的臺站。兆惠接著在十月十三日，在通古思魯克渡河向葉爾羌城南發動攻擊：

臣等渡河向葉爾羌城南進兵。十月十三日。有賊兵迎出，約四五千騎，步賊在後，并溝內排立。臣等領兵衝突賊陣，騎賊敗走。步賊放鎗拒敵，臣等正在奮擊，賊又從兩翼夾攻，因馬力不能馳驟，回保大營，被賊截為數處，互相攻擊，賊遂四面合圍。我兵殺賊雖多，陣亡者亦百餘人。總兵高天喜、原任前鋒統領侍衛鄂實、原任副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額、俱歿於陣。現在騎賊數千人，步賊亦多，與我兵接戰五晝夜。臣等固守大營，相機勦殺，口糧尚可支持一兩月。臣等前因阿克蘇、烏什、既定，擒獲渠魁，機不可失，遂不暇計兵多寡，馬力如何，輕敵妄進。臣兆惠罪實難逭。然策應之兵，年內齊集，尚可合力攻剿。

清軍此役損失了百餘人，且總兵高天

喜（？～一七五八）等高級軍官陣亡，加上來援的納木扎勒和三泰亦被優勢敵軍消滅，故兆惠被迫固守陣地，以抵擋回軍的攻勢。

在其知會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信中，兆惠也描述了當時的戰況：

十月十三日，領兵至通古思魯克，遇馬步賊眾二萬餘人，我官兵千餘人入渡河者僅五百餘名，雖有斬獲，而馬力疲乏，被賊遮圍，暫行據守，賊亦掘濠，立寨相持，閱今三月，晝夜攻戰，賊人初引水灌營，我兵即掘壕宣洩；又以葦掃蔽體來犯，即用火焚燒；又掘溝伏身前進，即乘高擊退。（註四）

趙翼《簞曝雜記》對此戰亦有描述：

將軍兆惠既深入葉爾羌，賊眾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占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即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屨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為長圍守之，如梁

清軍在當地族長伯克霍集斯協助下，順利地攻擊葉爾羌城外的高臺、埋伏在臺城外壕溝內的回軍和城內奔出的騎兵，以極小的代價取得了勝利。兆惠並估計城內敵軍的實力為「出戰者止二三千人。賊馬雖有四五千匹，堪用者不過千餘」。

通古思魯克之戰

兆惠透過俘虜得知，霍集占牲畜及沙喇斯戶口在城南的英崴奇盤山。且因三泰和納木扎勒援軍將到，故派遣副都統愛隆阿、署總兵定柱帶兵五百名，侍衛奎瑪岱帶兵二百名，前



圖五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呼爾滿大捷圖 縱58，橫95公分 平圖02124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圖描繪乾隆24年正月6日至10日，清軍援兵分進合擊，在呼爾滿與回部主力作戰的情形。

雲集，髻亂不留」。拒絕議和，回軍遂以鎗礮回擊。兆惠則展開反擊，在十一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初九日，曾「派兵四百名。分兩翼焚燒賊營。生擒三人。奪取軍器牛隻」。

十二月初三日，在阿克蘇的參贊大臣舒赫德（一七一〇～一七七七）由回人托克托默特得到了葉爾羌形勢的新發展。特別是霍集占有意與兆惠議和被拒，兩軍進入了僵持的態勢。比較值得鼓舞的是，同時傳來了黑水營發現窖藏米糧和馬駝各千匹，以及布拉呢敦主力撤回喀什噶爾的消息。在舒赫德查證後，判斷應該急往策應。於是派遣阿克蘇官兵二千二百餘人及馬一千二百餘匹，並通知富德和阿里袞等陸續增援。

黑水營圍解與呼爾滿大捷

兆惠被圍在黑水河畔的消息，十一月十四日傳到了北京，乾隆皇帝即諭示前往策應：

據舒赫德接到兆惠行文。知我兵深入，逆賊霍集占等恃其黨眾，敢於

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註五）

可知，回軍之攻勢頗為凌厲。

十月二十日，兆惠派遣索倫領催阿勒丹察和披甲扎奇勒圖來至阿克蘇報告被圍情況，再次描述了此役的戰況。兆惠在領兵攻打葉爾羌城時，回軍已沿河防守，清軍利用河上的橋樑渡河，但通過四百名騎兵後，橋樑斷圯，已過橋的清軍背水而戰，被回軍包圍，兆惠率軍抵抗，但兵力太過懸殊，兆惠的座騎兩次被敵軍鳥槍擊斃，面部和脛都受傷，已渡河清軍遂逐步游泳退回原營地。回軍萬餘人繼續進攻，準備包圍兆惠，清軍雖與之交戰，但因為缺乏馬匹，無法主動攻擊。因此，在交戰五晝夜後，開始挖掘壕溝，建立營寨，以增強黑水營的防禦。兆惠估計糧食尚可供給兩個月，但惟軍器火藥不足。

兆惠曾奏報，從卡座擒獲回人得知，霍集占將多倫回眾遷往葉爾羌城，並將橋道燒燬，並埋藏糧食以度日。乾隆諭示：「當此冬寒水涸時，

橋樑雖毀，我兵或浮渡，或拴筏無不可者。兆惠宜努力前行，乘回眾離心，渠魁自當就縛。：至回人多有窖藏糧食者，軍行所至，須留心誘詰，以資接濟。」要兆惠注意補給問題。

從兆惠後來奏陳被圍情形可知，自十月十三日的戰鬥之後，回軍在攻勢上日益主動：

臣等自十月十三日結營固守後，賊亦掘溝築壘。二十二日決水灌營，即派兵掘渠，引入下流，兼資飲用。賊又掘溝潛伏，以葦埽自蔽，欲行偷劫，俱經擊退。賊所立臺，四面有護身垛口，施放贊巴喇特鳥鎗，我軍即立高臺相對。至十一月初十日，官兵等乘懈攻奪，賊始不敢登犯。

一直至十一月初十日後，回軍的攻勢才稍歇。（圖四）

十一月十一日，布拉呢敦派遣三人前來議和，兆惠將來使拘留。並派遣額敏和卓所屬回人傳示「爾等小醜，何敢以和好為詞？大兵來問霍集占叛逆罪，尚不悔悟求生。計日兵馬

合圍拒敵，殊可憤恨，即當前往策應。參贊大臣富德業經領兵前進，著授為定邊右副將軍。阿里袞、愛隆阿、福祿、舒赫德，俱授為參贊大臣。無論何隊兵丁，惟擇馬力有餘者，作速前往。其攻取回城，擒獲賊首，自不遽責伊等，惟應援兆惠為要。至兆惠領兵深入，雖未免有輕賊之心，亦恐朕責其怯懦。若當日令伊暫駐阿克蘇，候兵馬齊集，當不至此。然於現在情形，亦未為失策，朕豈肯加之責備。此時惟堅守以待援師會合，回至阿克蘇，整頓兵馬，再圖大舉。

乾隆皇帝命令援軍不應以攻取城池為主要目的，而該以應援兆惠返回阿克蘇為主。同時，面對這個危機，他並不認為自己和兆惠有輕進之失。十一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又諭示支援兆惠的大軍一路由阿克蘇、烏什，一路由特穆爾圖諾爾，以來攻回軍。

十一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又下令監造防彈的攔牌一百面送給兆惠使用，又認為舒赫德第一批只派一千兵



圖四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通古思魯克之戰圖 縱58，橫95公分 平圖02124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圖描繪的是乾隆23年11月10日，兆惠發兵攻擊黑水營外敵壘的情形。



圖六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黑水圖解圖 縱58，橫95公分 平圖0212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圖描繪乾隆24年正月8日夜間，兆惠聲聞各路援軍與回軍主力交戰，率部自行突圍的情形。

往援「未免稍弱」，要求再增派一兩千援軍。二十日，富德、定長（一七〇五～一七六八）從烏魯木齊前往阿克蘇，並預計十二月二十日前後可以

抵達。

十二月二十一日，努三等人率兵急行軍由庫車前往阿克蘇增援，預期十二月初旬抵達。乾隆聞訊稱：「此

次大臣、侍衛、官員、兵丁、同心協力。晝夜行走。甚屬奮勉。如此方是滿洲世僕。朕心深為軫念。」十二月二十五日，富德與舒赫德在巴爾楚



克會師，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呼爾滿，回軍五千餘騎迎戰，清軍數量僅二三千人，且多為步兵，藉由槍箭殺敵甚多，雙方相互攻伐四晝夜。至初九日夜，清軍拒守於沁達爾，正好適阿里袞與鄂博什及馬駝至，愛隆阿也率部到，清軍援兵會師，富德乘勢擊潰回軍（註六），此役即「呼爾滿大捷」。（圖五）

援軍的抵達，使得黑水營的防禦壓力減小。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正月初八日夜間，兆惠聽見數十里外的鎗礮聲，猜測是援軍前來。因此選兵千名，造雲梯衝出，並焚燒賊壘，敵傷死千餘人，俘獲五十五人，並奪軍器無數，兆惠終於成功率部從黑水營突圍。並於二十四日與援軍會師，返回阿克蘇。

對兆惠的褒揚與加封

清軍在黑水營被圍期間，乾隆皇帝十分掛念兆惠。十一月初五日，乾隆皇帝在南苑舉行大閱，他寫下了「適日盼將軍兆惠喜音，殊切於懷」。（註七）對於在黑水營被圍中

陣亡的高級將領也給予諡號。總兵高天喜諡果義，前鋒統領鄂實（？～一七五八）諡果壯，副都統三格（？～一七五八）諡剛勇。說明了乾隆皇帝對於堅守將領的肯定。

乾隆皇帝也為兆惠的輕進葉爾羌解套，他歷數霍集占等人的罪行，指出「若不與師問罪，何以振軍威而申天討？此非朕之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也」，說明出兵必要性。他又說：

揆諸用兵機宜，兆惠尚為有進無退之良將也。且我滿洲官兵所向披靡，從來無敢抗敵，：則向來之輕視逆回，乃朕之誤，又何忍以妄進輕敵為兆惠之責乎？：至於身膺閫寄，奮勇直前，計不返顧，乃我滿洲大臣從來敦樸舊俗。今將軍兆惠統軍深入賊巢，率眾渡河，鏖戰數次，志在滅此朝食，自不暇輟轉以爲身謀，忠誠勇敢，朕實深爲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晉封為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賞紅寶石帽頂，四圍龍補服，以彰獎勞勸功之典。額敏和卓著賞給郡王品級。霍集斯伯克著晉封貝子，加貝

側，描繪的是富德等率領的援軍與葉爾羌城的回軍主力作戰，雙方軍隊犬牙交錯，在清軍騎射的強攻之下，回軍主力潰散，而畫面中的三處遠景則呈現出回軍撤退的態勢。（場景一）第二個場景則是位於畫面的中部，兆惠手持馬鞭，遙指回軍方向，指揮砲兵發砲，身後則有侍衛五名，砲兵自駱駝取下火砲，並扛備藥彈、確認射向和準備燃放。（場景二）第三個場景位於畫面左側，描繪的是清軍整隊，蓄勢待發，開始築橋，並準備突圍。（場景三）極富張力的描繪戰爭的關鍵時刻。

〈黑水圍解圖〉由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起稿後，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年發佈上諭，交兩廣總督楊廷彰（一六八九～一七七二）與粵海關監督方體浴（一七三五～？）辦理。後在十三行商潘振承（一七一四～一七八八）等協助下，被送往法國巴黎蝕刻銅版，由柯升（Charles-Nicolas Cochin, 1715-1790）負責監督，名匠勒霸（Jacques

勒品級。俱賞給寶石頂，四圍龍補服。

將兆惠的作為形塑成滿洲大臣的典範，並以豐厚的勳爵，來彰獎兆惠的功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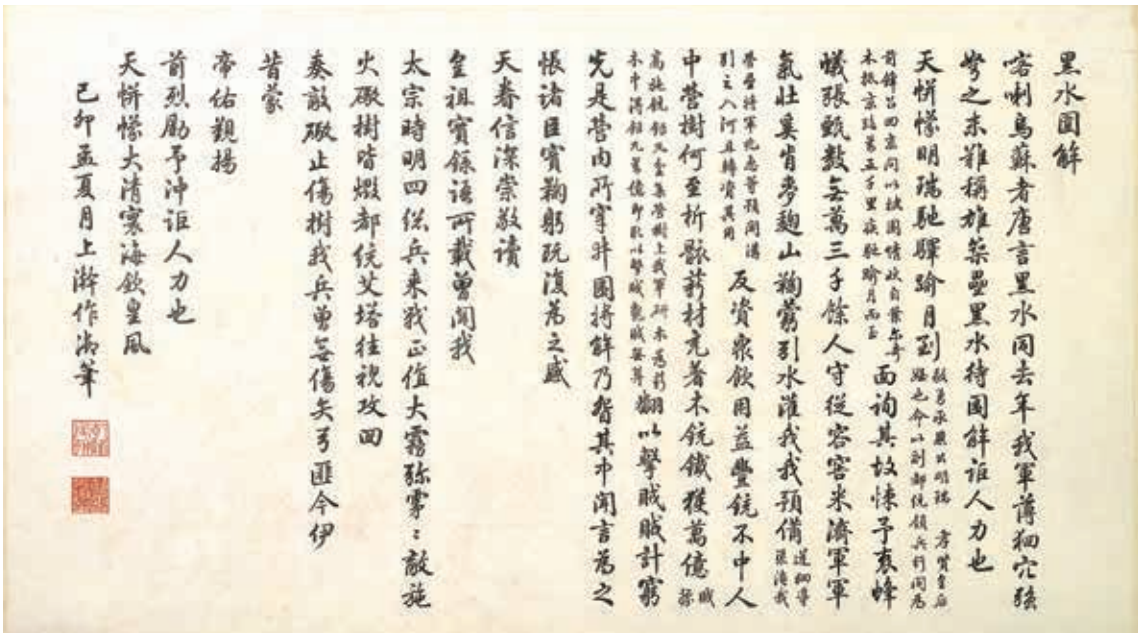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十日，乾隆得知兆惠不與回部議和之事，也特別予以嘉獎，他認為被圍的兆惠「舉動雄偉，甚屬可嘉」，因此又加恩賞給御用朝珠、金黃帶、荷包等物。這些褒獎反映出乾隆皇帝期盼兆惠能夠堅守至援軍到達，並發揚滿洲「奮勇直前，計不返顧」的軍事傳統。

〈黑水圍解圖〉的構圖佈局與製作

在〈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十六幅戰圖中，與黑水營解圍戰有關者，包括了〈通古思魯克之戰圖〉、〈黑水圍解圖〉和〈呼爾滿大捷圖〉三幅。其中〈黑水圍解圖〉是描繪兆惠率部突圍的關鍵圖像，全圖亦以兆惠做為主角。（圖六）從〈黑水圍解圖〉的佈局來看，其構圖按時序可分為三個場景：第一個場景是畫面的右

Philippe Le Bas）負責雕刻，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完成。藉由對比院藏〈黑水圍解圖〉的試印本和正式本中線條的差異，可以看見刻工在蝕刻銅版過程中的努力。（圖八）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七月二十八日，第四批法船運來〈黑水圍解圖〉的銅版和銅版畫一百幅，於八月初五日繳進。但這批抵達內務府的時間卻較晚，直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庫掌四德、五德才將其送到交太監胡世傑呈覽。而八月十九日，法船將來第五批銅版畫運抵廣州，其中包括了〈黑水圍解圖〉一百張，則在十一月二十日，就交與太監胡世寧進呈御覽。由於隨同第五批銅版畫運送的，也載來了印法書籍和紙墨粉油及刷印器具，共有七箱。因此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五月初三日，庫掌四德、五德和筆帖式福慶將粵海關送到銅版七塊測試自行印刷銅版畫，但成功率僅為十分之二。乾隆下令後續所有銅版都要先行各壓印十分，並將這些試印本和銅版先收藏於興圖房。（註八）



圖九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黑水圍解詩 縱58，橫95公分 平圖0212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魏源撰，《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記〉，頁一五b（三三四）。
2.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一九八六，頁一四〇一。
3. 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八旗通志》，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一，卷一五四，〈人物志〉三四，〈大臣傳〉二〇，〈兆惠列傳〉，頁二六一九—二六三〇。
4.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正編，卷八八，頁一一。
5. 趙翼撰，《簞曝雜記》，臺北：新興書局，一九八三，卷一，〈黑水營之圍〉，頁一九a-b。
6. 昭槤撰，《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卷六，〈平定回部本末〉，頁一五一—一五一。
7. 清高宗撰，《御製詩二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卷八一，〈仲冬南苑大閱紀事〉，頁二四b。
8. 兩廣總督李侍堯、粵海關監督德魁，〈咨呈軍機處法國夷船帶回得勝圖銅版惟未能全部帶回情形〉，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初一。

參考書目

1. 傅恆等纂修，《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
2. 覺羅勒德洪等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
3. 莊吉發撰，《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
4.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西域戰圖密檔叢萃》，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七。
5.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glanc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Ausstell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3].
6. Paul Pelliot,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T'oung Pao, vol. 20 (1921), pp. 183—274. 馮承鈞譯，〈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十月，頁六九—八三。



圖八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黑水圍解圖（試印本） 縱61.8，橫93.2公分 平圖0212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結論

清高宗平定新疆，是他在位時最重要的軍事功勳，十全武功有其三。史學家孟森曾說：「高宗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髭荒。和坤以容悅得寵，務極其玩好之娛，不恤遠邊疾苦，此皆盛極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之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可見平定新疆亦是清朝武功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而作為關鍵戰役的格登山斫營和黑水圍解二役，前者有勇有謀，後者堅苦卓絕，是清軍戰無不勝的重要象徵。

乾隆皇帝自己是如何看待黑水營解圍戰呢？在兆惠自陳輕敵冒進後，乾隆曾說：「此次進攻，以勞取逸，以少擊眾，尚能屢敗逆賊，堅守待援。先聲所加，賊已奪氣，將來戡定大功，皆基於此。」可見他不但未將黑水營解圍戰視為清軍在平定回部戰役中的頓挫，反而將此役視為勝利的精神基礎。同時，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他撰寫了〈黑水行〉，後來以雕版方式與巴黎製作的〈黑水圍解圖〉合璧。（圖九）

乾隆皇帝以法國銅版畫技術印製得勝圖銅版畫，又作詩以雕版印刷，加上御製序與臣工跋，成為一套三十四幅、十分精美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這一結合當時世界上

最優秀的兩種印刷術，不但使大清武功印刷傳布，更形塑出乾隆「威加海內，天下歸服」的政治形象。^註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